

伍宇烈・葉詠詩 舞動《圓舞曲》 繾綣舊日好時光



華琪鈺

香港大會堂50歲了！這個充滿歷史感的表演場所，在編舞家伍宇烈的眼中充滿零碎而溫暖的思緒；在香港小交響樂團藝術總監葉詠詩的眼中，代表着不可取代的美妙音色與一同成長的回憶。

今年的香港藝術節，在這個名為《如夢逝水年華》的節目中，香港小交響樂團將與伍宇烈跨界合作，在拉威爾的經典作品《圓舞曲》中，音樂與舞蹈繾綣相擁，共同緬懷舊日溫暖時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小交響樂團提供

伍宇烈說，大會堂的50周年，要緬懷的不只是這個建築物。「還有它周邊被拆掉的建築物，或者它裡面曾經發生過的事情，路過的人。那些座位、地毯、曾經踩過那兒的人……那些牆，是不是也見證了它曾經聽過的音樂和看過的舞蹈呢？當今天我們要在這裡作一個表演，自然希望藉着這個環境來找回一些歷史，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想和思緒。」

葉詠詩說，大會堂對音樂家而言尤其特別。「對我們來說，大會堂是香港第一個正式的演出場地，以前如果可以去大會堂演出，那已經很厲害了。直到80年代尾，文化中心的出現才把人們的眼光吸引到九龍。但對音樂家來說，大會堂的音響仍然比較平均，更理想些。所以，小交現在還是喜歡在大會堂演出，就算選擇場地夥伴，也選大會堂。我們也希望這個比較有歷史意義的場地可以被運用得更多一些，除了音樂廳，大堂和外面的花園是不是都可以運用到演出中？今天的演出，花園中可能也有事情發生哦。作為一個音樂人，我對大會堂感覺很特別，我在那裡長大，那麼多年後，仍然差不多隔一個禮拜就要在那裡演出。站在舞台上，會想像，50年前曾在那裡演奏的音符和旋律，是不是還飄散在空氣中？」

會說故事的《圓舞曲》

緬懷大會堂和裡面曾有過的珍貴時光，音樂會特別選擇了拉威爾的《圓舞曲》(La Valse) 作主打，更破天荒地安排樂隊

先演奏一次純樂曲，然後再在最後獻上由伍宇烈編舞的《La Valse》。

這首《圓舞曲》和回憶，真是配合得剛剛好，樂曲完成於1919年至1920年間，是拉威爾向奧地利經典圓舞曲音樂的致敬之作，但因為音樂家特別的編排而顯得有些莫名地憂鬱。

整首曲子好像在訴說一個故事，聽着聽着，會讓人想起當時看《泰坦尼克號》的情境：廢鏽的門被推開，曾經的衣香鬢影隱約浮現在眼前……音樂一開始，一片混沌，隱隱綽綽間好像看到有人在跳舞，忽而很熱鬧，忽而又飄得很遠。漸漸的，熱鬧的大廳展現在眼前，圓舞曲的旋律慢慢出現。但隨着音樂的發展，漸漸辨認不出那規律旋轉的舞步，音符開始凌亂潰散，但人們如同穿上了紅舞鞋，仍舊不停跳着，突然間音樂嘎然而止，留下疲憊的身體與悵然若失的陰霾。

拉威爾曾經在初稿的樂譜上寫下指引，形容樂曲開頭如同透過雲層依稀遙看跳《圓舞曲》的男男女女。隨着雲霧漸開，濛濛似的群眾擁擠在舞會大廳，而舞會，是1855年左右的奧地利宮廷。

正如葉詠詩所說，整首曲子凌亂中又非常organized，「不同樂器的編排讓某些地方非常真實，有些地方又十分模糊，就像一個人的思緒，有時凌亂得不是十分有邏輯。它裡面有些細微過去的感覺在，可以用聲音就令你有這種感覺，很成功，我覺得是拉威爾其中一個最好的作品。」

其實，當年葉詠詩參加指揮比賽時，決

賽的其中一首曲子，就是這首《圓舞曲》。「那是85年，決賽的時候剩下3個人，每個人指3首曲目，一晚上奏完9首，完了音樂會宣佈賽果時已經是半夜1點鐘了。最後和評判聊天時，他們說，這首曲子去到尾部，一定要一鼓作氣走下去，不可以停。拉威爾也在樂譜上寫明，是不准放慢的。他們說，拿第三名那個就是因為慢了（笑）。如果你將它的結尾很完美地收回來作結是不對的，應該是有一種在急促中突然停下的感覺。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演奏這首曲子對樂隊也是挑戰，如果不能很了解樂曲中的故事，哪怕一絲不錯地奏準音符，也難以表達那種朦朧的意境與遠還近的層次感。

舞蹈利用特殊空間

關於這首《圓舞曲》，還有一個小八卦。據說，當年這首曲子是應俄羅斯芭蕾舞團的負責人迪亞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所邀而寫的，但完成後，迪亞基列夫卻不滿意，認為它只是一首「芭蕾舞肖像」，並不適合芭蕾舞的發揮，因此拒絕接受，拉威爾就此和迪亞基列夫交惡。

且不管這故事有幾分真假，如上所說，拉威爾的心中，對音樂所描繪的場景，的確已有非常具體的畫面，要在這個框框中讓舞者盡情發揮，確實不容易。伍宇烈說，在為這首曲子編舞時，他不會限制自己，「我會把作曲家的意願用來作一個對照，然後很努力地放下它，來做自己直覺感受到的東西。」

舞蹈請來香港舞蹈團的舞者華琪鈺、黃磊及香港演藝學院的舞者一起演出。華琪鈺與黃磊是一對夫婦，兩人都是中國舞的訓練背景，前者曾與伍宇烈合作過《石堅》，後者則曾在伍宇烈與小交合作作品《士兵的故事》最新版中擔當主角之一。

為了紀念大會堂的歷史，演出的許多設定都會利用大會堂獨特的空間來呈現。包廂、樓梯，又或是走廊，都可能成為編舞的材料，群舞的男演員也自然可以去空曠的合唱團席上跳舞。「我希望觀眾進場後會覺得周圍有些東西令他們去想像。沒有人的地方，我們看不見東西的地方不等於沒有東西。」伍宇烈擠眉弄眼說：「可能是鬼哦，傳統的有歷史的劇場不是總留下一些位子給一些人嗎？（笑）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很浪漫，我真的是希望劇場中有鬼的，只是怕它突然飄到更衣室（笑）。」

這首曲子對他來說很不容易編，大家對於《圓舞曲》的想像實在已經根深蒂固。「我很怕它流於具象，我是想它有個mood在裡面。」「這首曲子其實如果要真的跳《圓舞曲》是跳不到的。」葉詠詩說：「它裡面的有些節奏如果你只是聽，會覺得其實不是三拍。」這種不規則的編排正是伍宇烈所好奇的。「那種畫面就像我正

《如夢逝水年華》

時間：2月25日 晚上8時，2月26日 下午4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在一個舞會裡面，燈閃下閃下——這到底是特殊的效果，還是電力就要中斷？不如暫且跳着吧，反正音樂也沒停；或者突然聽到Bang一聲，外面好像有炸彈，但都已經開始跳了，我也不想突然停，也不覺得特別害怕，不如繼續跳吧。又或者突然有人衝進來拿東西吃，又讓我有些分神，但還是不想停，一路跳下去，那個音樂就好像有種魔力在裡面。最後的完結似乎是因為實在太疲勞了，或者是外在的一個力量讓它突然終止。」

大會堂的歷史、「非典型」的《圓舞曲》、舞者自己的故事……所有這些要怎麼在舞台上相遇，觀眾可要親身去體會。除了拉威爾，樂團還特別邀來日本小提琴明星莊司紗矢香(Sayaka Shoji)，演繹感情澎湃的西貝遼士小提琴協奏曲。另外，西貝遼士的另一作品《圖奧奈拉的天鵝》也在曲目表中。

只希望美妙的夜晚中，每個人都能聞到舊舊的香氣，在50年來音樂精魂的熏染中，勾起自己美好的回憶。



莊司紗矢香

風格與現實如何分開 ——後現代美術設計展

文：洪馨 圖：網絡圖片

後現代主義曾是橫掃歐美的文化浪潮，不知不覺已進入歷史了。倫敦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剛過去的展覽《Postmodernism: Style and Subversion 1970-1990》(後現代主義：風格與顛覆1970-1990)，是迄今最大規模的後現代回顧展，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探索其鼎盛過程。



出於V&A的定位，展覽關乎美術與設計而非思潮，即是在「生活」中透過觀看物件，以藝術史作坐標，辨別新感覺，帶知性化傾向，未必在於電視當時氛圍。但思潮本身也許無法捕捉，文學與理論往往抽離於日常生活之外，而日常生活不會透徹觀察自身狀態；於是問題變成：美術設計風格如何讓我們認識後現代？

展場由建築師樓設計，三段空間分別重現後現代的各階層的不同面向。第一部分較狹小，小間隔向走道敞開，首先交待其建築學身份，並採樣了幾尊仿民俗的後現代雕塑以及Venturi與Brown的拉斯維加斯招牌攝影，示範不依章法的時空疊置、拼湊，交待其基本原則。此部分簡潔，仍帶現代性的框架。

緊貼的第二部分，陰暗而走線曲折，令人失去坐標，音樂震耳欲聾、燈光七彩閃爍，其實就是的士高的感覺，同時也有瓦解秩序的「敵托邦」(dystopia)式摧毀快感。也正如一切崩潰，必先發現秩序比想像中龐大，表面上反而是一種豐盛。而創作者的位置以至創作本身，變得更為灰色，內在的失衡反而呈現為外在的璀璨——當然這也是上一代的悲觀想法。

Vivienne Westwood早期的拼湊衣服與Hans Hollein參展1980年威尼斯雙年展的多柱立面、石屎音響，都是有代表性的物件。其中Memphis為首的後現代傢俱設計，色彩繽紛，怪模怪樣，大概是大眾看得最舒服的「後現代」，但正如論者指出，今天實在很難想像有誰能忍受甚至享受這些設計及所塑造的生活？

當然Memphis長於其前輩Studio Alchimia的是特有的視覺轟炸效果，於是特有媒體緣。展館所採用的空間風格，正正吻合當時消費者所感到的「後現代」。

穿過塑膠簾幕，迎面的巨型「\$」符號開始最後一部分，即後現代的商品化，打頭陣的正是Philip Johnson的紐約AT&T大樓草圖，其他器物則藏在入牆櫥櫃中，緊湊如日式百貨公司的廚具部門。展館的末端是Philip Glass配樂的

《Koyaanisqatsi》片段，作為後現代「見錢開眼」的註腳：大城市中摩天樓後的月色在不協調中竟有一份動人。展覽以New Order 1986年的《Bizarre Love Triangle》的MTV作結：人們在空中快樂飄浮片刻，嬉鬧場面令人想起周星馳，歌詞與情感誇張失實無厘頭，溝通卻是真——證於youtube上後來者將之抒情演繹，的確是展覽的亮點。

必須強調，描述後現代是極為困難的，不是因為有多麼高深莫測，而是因為其本身就是一面「破碎的鏡子」，即使搜集到所有碎片也難以組合。（後一後現代的）今天較廣為人接受的框架是以人為本，即以個體的狀態及感受為準；放諸後現代設計，涉及的就是這些物件及影像如何構成人的生活。

館長所言希望曾身歷其中的五十至七十後觀眾會有共鳴，而讓更年輕的人們也會有點印象。如上述，將紛雜的展品串連起來，空間設計功不可沒，簡單清楚地現場傳達了後現代給予人的不拘一格、視覺轟炸、破壞式創造、嬉戲、迷失、無可無不可，包括賺錢等感覺。但這些都是亮點而非本質，哪怕在當時，絕大多數的人也非常處於情緒高漲的狀態吧。

如果後現代的主要特色是風格代替內容，這有將文化潮流貶為表面風格的危險，同時也無意中否定了生活還有現實的層面。如果將大寫的「風格」簡單提煉，並以此脈絡來涵蓋時代，在以近代為題的展覽而言會頗難接受，因為當時的人及其他資料太多；而後現代與生活的關連如此難以捉摸，更有歪曲之虞：難道當時的人家中都有這些產品，或以拼湊手法裝修，或多數時間都在接收Memphis的資訊？

《衛報》的評論指出，不但展館中全無提及理論（倒是出口直駁的禮品部有售漫畫版雞精書），全無具體介紹羅蘭巴特、福柯、德里達等人的思想。我倒明白這些硬理論容易起卷，但同時專科展覽也必須有理論自覺，幫助有既定視野和標準的觀眾為展覽定位。例如開設一個「日常」環節，描述當會立體切身得多。



活動推薦

多媒體音樂會 渲染·浮現

《聚「招」青年音樂家》是由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及香港演藝學院主辦的計劃，目的是為本地新晉有才華的青年專業音樂家提供演出和發揮創意的平台，展現他們的音樂才華。作為《聚「招」青年音樂家》計劃第二季的多媒體音樂會《渲染·浮現》，以「春痕」、「紅·白」和「Illusion·Imagine」三組新編曲目組成，音樂家透過多媒體形式的演出把音樂的渲染力傳達給觀眾，淋漓盡致地將多面性浮現眼前。

時間：2月10至11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實驗劇場
查詢：2584 8950



《The Woman In Black 魂遊你左右》載譽重演！

劇本改編自英國小說家蘇珊希爾(Susan Hill)同名恐怖暢銷小說《The Woman In Black》，該劇被英國媒體評價為「戲劇舞台上最令人激動、最吸引和最成功的作品」。2012年電影版由《哈利波特》系列男主角丹尼爾雷德克里夫(Daniel Radcliffe)主演。故事講述一名年輕的律師來到一個偏遠的市鎮，處理一樁客戶遺囑的案件。他逐漸發現這座房子和整個村莊隱藏着一樁未被揭開的秘密，而且被一個滿懷仇恨的黑衣女人下了詛咒。現在，在黑暗的劇場裡面，年老的他正要向你重演這一段不可告人的恐怖回憶。小心！你在暗室中看戲，有人在角落中看你……

時間：2月17日至3月5日 逢周五至周一 晚上8時
地點：DynaMic Studio 1 (九龍新蒲崗 大有街16號昌泰工廠大廈3字樓)
查詢：9448 3574, www.wedraman.com

浪人劇場《搜索達文西》

一位不苟言笑的無厘少婦、一位有胸肌卻無演技的演員兼sales、一位身患怪病的追夢導演、一位留在畫室就永遠不老的老師和一位終日不回家但喜歡修剪盆景的腦科醫生，這五個「都市異人」沿着達文西的生命，搜索各自「Re-birth」之路。本劇以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生活及畫作為演出的起點，並分裂出不同的角色，透過彼此間最瘋狂的偶遇、最纏綿的凝望、最憂鬱的聆聽、最震驚的接觸及最無言的感悟，於舞台上拼貼成一幕幕高深浪漫的意象，嘗試展現這位「文藝復興人」的創作觀，並觀察當下城市人的缺失。

時間：2月23至25日 晚上8時
2月25至26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查詢：2268 7325 (康文署)，7101 2098 (浪人劇場)

